

第二回

悟徹菩提真妙理

斷魔歸本合元神

話表美猴王得了姓名，歡然踴躍，對菩提前，作禮啓謝。那祖師卽命大衆引孫悟空出二門外，教他洒掃應對，進退周旋之節。衆仙奉行而出。悟空到門外，又拜了大衆師兄，就於廊廡之間，安排寢處。次早，與衆師兄學言語禮貌，講經論道，習字焚香，每日如此；閑時卽掃地鋤園，養花修樹，尋柴燃火，挑水運漿。凡所用之物，無一不備。在洞中不覺六七年。一日，祖師登壇高坐，喚集諸仙，開講大道。真個是——

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。妙演三乘教，精微萬法全。慢搖麈尾噴珠玉，響振雷霆動九

天。說一會道，講一會禪。三家配合本如然。開明一字皈誠理，指引無生了性位。

孫悟空在旁聞講，喜得他抓耳撓腮，眉花眼笑，忍不住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忽被祖師看

見，叫孫悟空道：「你在班中，怎麼顛狂躑躅，不聽我講？」悟空道：「弟子誠心聽講，聽到老師父妙音處，喜不自勝，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。望師父恕罪！」祖師道：「你既識妙音，我且問你，你到洞中多少時了？」悟空道：「弟子本來懵懂，不知多少時節，只記得竈下無火，常去山後打柴，見一山好桃樹，我在那裏吃了七次飽桃矣。」祖師道：「那山喚名爛桃山，你既吃七次，想是七年了。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？」悟空道：「但憑尊師教誨，只是有些道氣兒，弟子便就學了。」

祖師道：「『道』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，傍門皆有正果，不知你學那一門哩？」悟空道：「憑尊師意思，弟子傾心聽從。」祖師道：「我教你個『術』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」悟空道：「術門之道怎麼說？」祖師道：「術字門中，乃是些請仙扶鸞，問卜揲蓍，能知趨吉避凶之理。」悟空道：「似這般可得長生麼？」祖師道：「不能！不能！」悟空道：「不學！不學！」

祖師又道：「教你『流』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」悟空又問：「流字門中，是甚麼理？」祖師道：「流字門中，乃是儒家，釋家，道家，陰陽家，墨家，醫家，或看經，或念佛，並朝真降聖之類。」悟

空道：「似這般可得長生麼？」祖師道：「若要長生，也似『壁裏安柱。』」悟空道：「師父，我是個老實人，不曉得打市語。怎麼謂之『壁裏安柱？』」祖師道：「人家蓋房，欲圖堅固，將牆壁之間，立一頂柱，有日大厦將頽，他必朽矣。」悟空道：「據此說，也不長久。不學！不學！」

祖師道：「教你『靜』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」悟空道：「靜字門中，是甚正果？」祖師道：「此是休糧守谷，清靜無爲，參禪打坐，戒語持齋，或睡功，或立功，並入定坐關之類。」悟空道：「這般也能長生麼？」祖師道：「也似『窰頭土坯。』」悟空笑道：「師父果有些滴漉。」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。怎麼謂之『窰頭土坯？』祖師道：「就如那窰頭上，造成磚瓦之坯，雖已成形，尙未經水火煨煉，一朝大雨滂沱，他必濫矣。」悟空道：「也不長遠。不學！不學！」

祖師道：「教你『動』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」悟空道：「動門之道，却又怎麼？」祖師道：「此是有爲有作，採陰補陽，攀弓踏弩，摩躡過氣，用方炮製，燒茅打鼎，進紅鉛，煉秋石，並服婦乳之類。」悟空道：「似這等也得長生麼？」祖師道：「此欲長生，亦如『水中撈月。』」悟空道：「師父又來了，怎麼叫做『水中撈月？』」祖師道：「月在長空，水中有影，雖然看見，只是無撈摸。」

處到底祇成空耳。」悟空道：「也不學！不學！」

祖師聞言，咄的一聲，跳下高臺，手持戒尺，指定悟空道：「你這猢猻，這般不學，那般不學，却待怎麼！」走上前，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，倒背着手，走入裏面，將中門關了，撇下大眾而去。諛得那一班聽講的人人驚懼，皆怨悟空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十分無狀！師父傳你道法，如何不學，却與師父頂嘴？這番衝撞了他，不知幾時纔出來呵！」

此時俱甚報怨他，又鄙賤嫌惡他。悟空一些兒也不惱，只是滿臉陪笑。原來那猴王，他打破盤中之謎，暗暗在心，所以不與衆人爭競，只是忍耐無言。祖師打他三下者，教他三更時分存心，倒背着手，走入裏面，將中門關上者，教他從後門進步，秘處傳他道也。

當日悟空與衆等，喜喜歡歡，在三星仙洞之前，盼望天色，急不能到晚。及黃昏時，却與衆就寢，假合眼，定息存神。山中又沒打更傳箭，不知時分，只自家將鼻孔中出入之氣調定。約到子時前後，輕輕的起身，穿了衣服，偷開前門，躲離大眾，走出外，抬頭觀看。正是那：

月明清露冷，八極迴無塵。深樹幽禽宿，源頭水溜汾。飛螢光散影，過鴈字排雲。正直三更候，應該訪道真。

你看他從舊路徑至後門外，只見那門兒半開半掩。悟空喜道：「老師父果然注意與我傳道，故此開着門也。」即步近前，側身進得門裏，只走到祖師寢榻之下。見祖師蹣跚身軀，朝裏睡着了，悟空不敢驚動，即跪在榻前。那祖師不多時覺來，舒開兩足，口中自吟道：——

「難難難道最位，莫把金丹作等閑。不遇至人傳妙訣，空教口困舌頭乾！」

悟空應聲叫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在此跪候多時。」祖師聞得聲音是悟空，即起披衣，盤坐喝道：「這猢猻！你不在前邊去睡，却來我這後邊作甚？」悟空道：「師父昨日壇前對衆相允，教弟子三更時候，從後門裏傳我道理，故此大胆徑拜老爺榻下。」祖師聽說，十分歡喜，暗自尋思道：「這厮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，不然，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……」悟空道：「此間更無六耳，止只弟子一人，望師父大捨慈悲，傳與我長生之道，永不忘恩！」祖師道：「你今有緣，我亦喜說。既識得盤中暗謎，你近前來，仔細聽之，當傳與你長生之妙道也。」

悟空叩頭謝了，洗耳用心，跪於榻下。禮師云——

「顯密圓通真妙訣，惜修性命無他說。都來總是精炁神，謹固牢藏休漏泄。休漏泄，體中藏，汝受吾傳道自昌。口訣記來多有益，屏除邪欲得清涼。得清涼，光皎潔，好向丹臺賞明月。月藏玉兔日藏烏，自有龜蛇相盤結。相盤結，性命堅，却能火裏

種金蓮。攬簇五行顛倒用，功完隨作佛和仙。」

此時說破根源，悟空心靈福至，切切記了口訣，對祖師拜謝深恩，即出後門觀看。但見東方天色微舒白，西路金光大顯明。依舊路，轉到前門，輕輕的推開進去，坐在原寢之處，故將牀鋪搖響道：「天光了！天光了！起耶！」那大衆還正睡哩，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。當日起來打混，暗暗維持，子前午後，自己調息。

却早過了三年，祖師復登寶座，與衆說法，談的是公案比語，論的是外像包皮。忽問：「悟空何在？」悟空近前跪下：「弟子有。」祖師道：「你這一向修些甚麼道來？」悟空道：「弟子

近來法性頗通，根源一漸堅固矣。」祖師道：「你既通法性，會得根源，已注神體，却只是防備着「三災利害。」」

悟空聽說，沉吟良久，道：「師父之言謬矣。我常聞道高德隆，與天同壽；水火既濟，百病不生，却怎麼有箇三災利害？」祖師道：「此乃非常之道：奪天地之造化，侵日月之伎機；丹成之後，鬼神難容。雖註顏益壽，但到了五百年後，天降雷災打你，須要見性明心，預先躲避。躲得過，壽與天齊；躲不過，就此絕命。再五百年後，天降火災燒你。這火不是天火，亦不是凡火，喚做「陰火。」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，直透泥垣宮，五臟成灰，四肢皆朽，把千年苦行，俱爲虛幻。再五百年，又降風災吹你。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，不是和薰金朔風，亦不是花柳松竹風，——喚做「最風。」自從門中吹入六腑，過丹田，穿九竅，骨肉消疎，其身自解，所以都要躲過。」

悟空聞說，毛骨悚然，叩頭禮拜道：「萬望老爺垂憫，傳與躲避三災之法，到底不敢忘恩。」祖師道：「此亦無難，只是你比他人不同，故傳不得。」悟空道：「我也頭圓頂天，足方履地，一般有三竅四肢，五臟六腑，何以比人不同？」祖師道：「你雖然像人，却比人少腮。」原來那

猴子抓撈面凹臉尖嘴。悟空伸手一摸，笑道：「師父沒成算！我雖少腮，却比人多這個素袋，亦可准折過也。」祖師說：「也罷，你要學那一般？有一般天罡數，該三十六般變化；有一般地煞數，該七十二般變化。」悟空道：「弟子願多裏撈摸，學一個地煞變化罷。」祖師道：「既如此，上前來，傳與你口訣。」遂附耳低言，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。這猴王也是他一竅通時百竅通，當時習了口訣，自修自煉，將七十二般變化，都學成了。

忽一日，祖師與衆門人在三星洞前戲玩晚景。祖師道：「悟空，事成了未曾？」悟空道：「多蒙師父海恩，弟子功果完備，已能霞舉飛昇也。」祖師道：「你試飛舉我看。」悟空弄本事，將身一聳，打了個連扯跟頭，跳離地有五六丈，踏雲霞去勾有頓飯之時，返復不上三里遠近，落在面前，拱手道：「師父，這就是飛舉騰雲了。」祖師笑道：「這個算不得騰雲，只算得爬雲而已。自古道：『神仙朝遊北海暮蒼梧。』似你這半日，去不上三里，即爬雲也還算不得哩！」悟空道：「怎麼爲『朝遊北海暮蒼梧？』」祖師道：「凡騰雲之輩，早晨起自北海，遊過東海，

西海、南海、復轉蒼梧。蒼梧者，却是北海零陵之語話也。將四海之外，一日都遊遍，方算得騰雲。悟空道：「這個却難却難！」祖師道：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

悟空聞得此言，叩頭禮拜，啓道：「師父，爲人須爲徹，索性捨個大慈悲，將此騰雲之法一發傳與我罷，決不敢忘恩。」祖師道：「凡諸仙騰雲，皆跌足而起，你却不是這般。我纔見你去，連扯方纔跳上。我今只就你這個勢，傳你個「筋斗雲」罷。」悟空又禮拜懇求，祖師却又傳個口訣道：「這朵雲，捻着訣，念動真言，攢緊了拳，將身一抖，跳將起來，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！」大衆聽說，一個個嘻嘻笑道：「悟空造化！若會這個法兒，與人家當鋪兵，送文書遞報單，不管那裏都尋了飯吃！」師徒們，天昏，各歸洞府。這一夜，悟空即運神煉法，會了筋斗雲，逐日家無拘無束，自在逍遙此一長生之美。

一日，春歸夏至，大衆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，大衆道：「悟空，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？前日老師父拊耳低言，傳與你的躲三災變化之法，可都會麼？」悟空笑道：「不瞞諸兄長說，一則

是師父傳授，二來也是我晝夜慙懃，那幾般兒都會了。」大衆道：「趁此良時，你試演演，讓我等看看。」悟空聞說，抖搜精神，賣弄手段道：「衆師兄請出個題目，要我變化甚麼？」大衆道：「就變顆松樹罷。」悟空捻着訣，念動呪語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顆松樹。真個是：

鬱鬱含烟貫四時，凌雲直上秀貞姿。全無一點妖猴像，盡是經霜耐雪枝。

大衆見了，鼓掌呵呵大笑，都道：「好猴兒！好猴兒！」不覺的嚷鬧，驚動了祖師。祖師急拽杖出門來問道：「是何人在此喧譁？」大衆聞呼，慌忙檢束，整衣向前。悟空也現了本相，雜在叢中道：「啓上尊師，我等在此會講，更無外姓喧譁。」祖師怒喝道：「你等大呼小叫，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！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。如何在此嚷笑？」大衆道：「不敢瞞師父，適纔孫悟空演變化耍子，敎他變顆松樹，果然是顆松樹，弟子們俱稱揚喝采，故高聲驚冒尊師，望乞恕罪。」祖師道：「你等起去。」叫：「悟空，過來！我問你弄甚麼精神，變甚麼松樹？這個工夫，可在人前賣弄？假如你見別人有，不要求他，別人見你有，必然求你。你若畏禍，却要傳他；若不傳他，必然加害；你之性命又不可保。」悟空叩道：「只望師父恕罪！」祖師道：「我也不

罪你，但只是你去罷。」

悟空聞此言，滿眼墮淚道：「師父教我往那裏去？」祖師道：「你從那裏來，便從那裏去就是了。」悟空頓然醒悟道：「我自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。」祖師道：「你快回去，全你性命；若在此間，斷然不可！」悟空領罪，「上告尊師，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，雖是回顧舊日兒孫，但念師父厚恩未報，不敢去。」祖師道：「那裏甚麼恩義？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！」

悟空見沒奈何，只得拜辭，與衆相別。祖師道：「你這去，定生不良，憑你怎麼惹禍行兇，却不許說是我的徒弟。你說出半個字來，我就知之，把你這獠猴剝皮剉骨，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，教你萬劫不得翻身！」悟空道：「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，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。」

悟空謝了，即抽身，捻着訣，丟個連扯，縱起筋斗雲，徑回東海。那裏消一個時辰，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。美猴王自知快樂，暗暗的自稱道：——

「去時凡骨凡胎重，得道身體體亦輕。舉世無人肯立志，立志修玄依自明。當時

過海波難進，今日回來甚易行。別語叮嚀還在耳，何期頃刻見東溟？」

悟空按下雲頭，直至花果山，找路而走，忽聽得鶴唳猿啼，一鶴唳聲沖霄漢外，猿啼悲切甚傷情。一即開口叫道：「孩兒們，我來了也！」那崖下石坎邊，花草中，樹木裏，若大若小之猴，跳出千千萬萬，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，叩頭叫道：「大王，你好寬心！怎麼一去許久？把我們俱閃在這裏，望你誠如飢渴！近來被一妖魔，在此欺虐，強要占我們水簾洞府，是我等捨死忘生，與他爭鬪。這些時，被那厮搶了我們家伙，捉了許多子侄，教我們晝夜無眠，看守家業。幸得大王來了！大王若再年載不來，我等連山洞盡屬他人矣！」

悟空聞說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是甚麼妖魔，輒敢無狀！你且細細說來，待我尋他報仇！」衆猴叩頭：「告上大王，那厮是稱混世魔王，住居在直北上。」悟空道：「此間到他那裏有多少路程？」衆猴道：「他來時雲，去時霧，或風或雨，或電或雷，我等不知有多少路。」悟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休怕，且自頑耍，等我尋他去來！」好猴王，將身一縱，跳起去，一路勦斗，直至北下觀看，

見一座高山，真是十分峻嶮。好山——

筆峯挺立，曲澗深沉。筆峯挺立透空霄，曲澗深沉通地戶。兩崖花木爭奇，幾處松篁鬪翠。左邊龍熱熱馴馴；右邊虎平平伏伏。每見戴牛耕，常有金錢種。幽禽現院聲，丹鳳朝陽立。石磷磷，波淨淨，古怪蹺蹺真惡獍。世上名山無數多，花開花謝繁。瓊衆爭如此，景永長存，八節四時渾不動。誠爲三界坎源山，滋養五行水臟洞！

美猴王正然觀看景致，只聽得有人言語；徑自下山尋覓，原來那陡崖之前，乃是那水臟洞。洞門外有幾個小妖跳舞，見了悟空就走。悟空道：「休走！借你口中言，傳我心內事。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洞主。你家甚麼混世鳥魔，屢次欺我兒孫，我特尋來，要與他見個上下！」

那小妖聽說，疾忙跑入洞裏，報道：「大王禍事了！魔王道：『有甚禍事？』小妖道：『洞外有猴頭稱爲花果山水簾洞洞主。他說你屢次欺他兒孫，特來尋你，見個上下哩。』」魔王笑道：「我常聞得那些猴精說他有個大王出家修行去，想是今番來了。你們見他怎生打扮，有甚兵器？」小妖道：「他也沒甚麼器械，光着個頭，穿一領紅色衣，勒一條黃縵，足下踏一對烏

靴，不僧不俗，又不像道士，赤手空拳，在門外叫哩。」

魔王聞說，「取我披掛兵器來！」那小妖即時取出，那魔王穿了甲冑，綽刀在手，與衆妖出得門來，即高聲叫道：「那個是水簾洞洞主？」悟空急睜睛觀看，只見那魔王——

頭戴烏金盔，映日光明；身掛皂羅袍，迎風飄蕩。下穿着黑鐵甲，緊勒皮條；足踏着花褶靴，雄如上將。腰廣十圍，身高三丈。手執一口刀，鋒刃多明亮。稱爲混世魔，磊落兇模樣。

猴王喝道：「這潑魔這般眼大，看不見老孫！」魔王見了，笑道：「你身不滿四尺，年不過三旬，手內又無兵器，怎麼大胆猖狂，要尋我見甚麼上下！」悟空罵道：「你這潑魔，原來沒眼！你量我小，要大却也不難。你量我無兵器，我兩隻手勾着天邊月哩！——你不要怕，只吃老孫一拳！」縱一縱，跳上去劈臉就打。那魔王伸手架住道：「你這般矮，我這般高長，你要使拳，我要使刀，——使刀就殺了你也吃人笑，待我放下刀與你使路拳看。」悟空道：「說得是好漢子走來！」

那魔王丟開架子便打，這悟空鑽進去相撞相迎。他兩個拳捶脚踢，一沖一撞。原來長拳空大，短簇堅牢。那魔王被悟空掬短脇，撞了襠，幾下筋節，把他打重了。他閃過，拿起那板大的鋼刀，望悟空劈頭就砍。悟空急撒身，他砍了一個空。悟空見他兇猛，即使身外身法，拔一把毫毛，丟在口中嚼碎，望空噴去，叫一聲『變！』即變做三二百個小猴，週圍攢簇。

原來人得仙體，出神變化，無方不知。這猴王自從了道之後，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，根根能變，應物隨心。那些小猴，眼乖會跳，刀來砍不着，鎗去不能傷。你看他前踴後躍，鑽上去，把個魔王圍繞，抱的抱，扯的扯，鑽襠的鑽襠，扳脚的扳脚，踢打掃毛，搵眼睛，捻鼻子，拾鼓弄，直打做一個攢盤。這悟空纔去奪得他的刀來，分開小猴，照頂門一下，砍爲兩段，領衆殺進洞中，將那大小妖精，盡皆剿滅，却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又見那收不上身者，却是那魔王在水簾洞擒去的小猴。悟空道：『汝等何爲到此？』約有三五十個，都含淚道：『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後，這兩年被他爭噪，把我們都攝將來，却又把我們洞中的家伙，石盆，石碗，都被這厮拿來也。』

悟空道：『既是我們的家伙，你們都搬出外去。』隨即洞裏放起火來，把那水簾洞燒得

枯乾，盡歸了一體，對衆道：『汝等跟我回去。』衆猴道：『大王我們來時，只聽得耳邊風響，虛飄飄到於此地，更不識路徑，今怎得回鄉？』悟空道：『這是他弄的個術法兒，有何難也？我如今一竅通，百竅通，我也會弄，你們都合了眼，休怕！』

好猴王，念聲呪語，駕陣狂風，雲頭落下，叫：『孩兒們睜眼。』衆猴腳躡實地，認得是家鄉，個個歡喜，都奔洞門舊路。那在洞衆猴，都一齊簇擁同入，分班序齒，禮拜猴王，安排酒果接風賀喜，啓問降魔救子之事。悟空備細言了一遍，衆猴稱揚不盡道：『大王去到那方，不意學得這好手段！』悟空又道：『我當年別汝等，隨波逐流，飄過東洋大海，到西牛賀洲地界，徑至南瞻部洲，學成人像，着此衣，穿此履，擺擺搖搖，雲遊了八九年餘，更不曾有道；又渡西洋大海，到西牛賀洲地界訪問多時，幸遇一老祖，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，不死長生的大法門。』

衆猴稱賀，都道：『萬劫難逢也！』悟空又笑道：『小的們，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。』衆猴道：『大王姓甚？』悟空道：『我今姓孫，法名悟空。』衆猴聞說，鼓掌忻然道：『大王是老孫，我們都是二孫，三孫，細孫，小孫，——一家孫，一國孫，一窩孫矣！』都來奉承老孫，大盆小碗的，

椰子酒，葡萄酒，仙花，仙果，真個是合家歡樂！

貫通一姓身歸本，只待榮遷仙籙名。

竟不知怎生結果，居此界終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二回